



鄧成功傳

下冊
梅三強著



鄭成功是我國明末清初的民族英雄。他是我國南方大海商鄭芝龍和一個日本姑娘多喜生的混血兒。他七歲時遠渡重洋由日本回國到福建，成年後就學於當時明朝的最高學府南京國子監。目睹明王朝的腐敗黑暗和軟弱無能，血氣方剛的他毅然不顧老父的反對，並而與父親的劍戈降清，而與之斷絕父子之情，回到故鄉福建，組軍反清，他在復明。兩度血戰失敗，乃改變戰略，收復被荷蘭佔領的臺灣，以圖東山再起。

鄭成功傳 根據歷史事實，以磅礴的筆勢，生動形象地描寫了鄭成功波瀾壯闊的生涯，可觀、可泣、可佩、可敬，我們必得從此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中，吸取應有的經驗和教訓。

中國名人傳記 第一輯拾種計拾冊

曹雪芹傳 鄒如昌著

吳敬梓傳 程如恆著

李 白傳 田藝議著

吳承恩傳 朱 興著

陸 游傳 儲東潤著

鄭板橋傳 謝一中著

白居易傳 汪禔義著

陶淵明傳 莊優銘著

李商隱傳 董明鈞著

辛棄疾傳 王艷弟著

目次

下冊

一八	失察……………	三〇一
一九	叛離……………	三一二
二〇	三十六洞……………	三二九
二一	七年歲月……………	三四四
二二	出征前夕……………	三五六
二三	船沉羊山……………	三七二
二四	東山再起……………	三九九
二五	斬龍……………	四一九
二六	破長江……………	四三六

二七	血戰南京城·····	四五—
二八	敗逃·····	四六九
二九	蹈海·····	四九〇
三〇	野心的破滅·····	四九九
三一	鹿耳門·····	五一二
三二	火海·····	五三〇
三三	赤嵌城餘話·····	五四六
上冊		
主要出場人物·····	一	
一 黑暗中呼喚的名字·····	四	
二 月琴·····	二二	
三 再見吧，金陵！·····	四九	
四 南征·····	七一	

五	唐王聿鍵·····	九四
六	改名·····	一〇四
七	美麗的島·····	一二六
八	無塵庵·····	一四一
九	擋駕·····	一五八
一〇	仙霞嶺·····	一七六
一一	噩耗·····	一八九
一二	南方的夢·····	二〇一
一三	愚蠢的戰爭·····	二一二
一四	琉球來信·····	二三四
一五	來去如風·····	二四六
一六	海島中秋·····	二七〇
一七	預言·····	二八二

一八 失 察

一六五〇年，國姓爺鄭成功刺殺了他的堂兄鄭聯，奪取了廈門島，在這裏建立了根據地。這一年還發生了許多事情。

在清朝方面，政權的核心人物——攝政王多爾袞死了。他的同母弟弟——屢建戰功的征南將軍豫親王多鋒也在前一年死了。

多爾袞死時不過三十九歲。

在北京的紫禁城裏，由於攝政王死去，十三歲的順治帝開始親政。

順治帝的名字叫福臨。他從小就來到北京，由漢人學者教育，所以他的思想幾乎跟漢人一樣；他對倫理道德的看法也是漢人式的，對自己周圍滿洲族的那種所謂夷狄的游牧風習感到厭惡。

清朝是滿洲族的王朝，但後宮有許多蒙古族婦女。蒙古族的游牧民族的習俗比滿洲族更甚。

年幼的順治帝在外朝的正式場合學的是漢人的倫理道德，而進入後宮，生活在家族之中，那裏的風俗習慣跟他學的那一套倫理道德完全相反，他感到十分苦惱。

塞外游牧民族的習俗，哥哥一死，弟弟則把嫂嫂當作自己的妻妾；父親一死，除了自己的生母外，兒子則把父親的妻妾全部佔爲己有。

順治帝的父親皇太極死後，他的弟弟多爾袞就把順治帝的生母作爲妻子。

順治帝雖是天子，但也要忍受自己的生母作叔父攝政王多爾袞的妻子的屈辱。

對塞外民族來說，這並不是甚麼屈辱，而是一種風俗。

但順治帝從漢人的倫理觀念來看，就認爲這是一種恥辱。

他曾問教育他的漢人學者說：「中國的歷史上有過天子的母親——皇太后再嫁的例子嗎？」漢人學者露出遺憾的神情，搖著頭回答說：「唉呀，……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事啊！」

順治帝咬著嘴唇，深感恥辱。

母親的丈夫攝政王多爾袞死了，順治帝放下了一件事。而且他已經十三歲了，可以開始親政了。他有個抱負：一定要使皇室內部更加文明開化。

攝政王多爾袞一死，清朝就開始了漢化。

另外，自從李成棟倒向明朝以後，廣州又回到明軍的手中。但這年的十一月，由於守將杜永和的一名部將充當清軍的內應，廣州又再次被清軍攻陷。進攻廣州的清軍司令是尚可喜。

另一方面，清將孔有德攻陷了桂林，明朝的永曆帝又逃亡到南寧。

南方風雲緊急。

鄭成功也不能長期在廈門練兵了，南寧的永曆帝命令鄭成功率軍收復廣州。

鄭成功把奪取來的廈門委託給叔父鄭芝莞，任命鄭芝莞爲廈門留守司令，自己率軍向廣東出發。

清軍害怕的只是鄭成功一個人。鄭成功離開廈門，這正是奪取廈門的絕好機會。

清朝的福建巡撫張學聖命令總兵馬得功，乘鄭成功不在的機會襲擊廈門。

清軍這樣幹，是因為他們看不起留守部隊的司令鄭芝莞。如果留守的司令是一個不好對付的勁敵，清軍也許不會輕易地動手。在這次留守的人選上，應當說鄭成功失察。

鄭芝莞也有著鄭家的那種「沉溺」的血統，一旦沉溺於某一件事情，就會把別的事情忘得精光。鄭芝莞在年輕的時候是個非常老實的人，所以鄭成功才信任他。

不過，人是會變的，有的人年輕時就變了，有的人成熟晚，上了年紀才變，鄭芝莞是屬於後一種人。他這個人很有點像被鄭成功殺掉的鄭聯——沉湎於酒色。不過，他已經上了年紀，更喜歡的還是喝酒。

鄭芝莞是中年以後才喜歡喝酒的，所以鄭成功並不太瞭解他這位叔父是怎樣地酗酒。

「國姓爺把留守的重任託付了您，可要小心謹慎啊！沿岸的防禦部署好了嗎？」鄭芝莞身邊的人提醒他說。而他却哈哈笑道：

「你怎麼膽小如鼠呀！不用擔心！」

「萬一出了事……」

「哈哈！有甚麼萬一的事！大陸上的山河清軍還未全部弄到手，怎麼就會瞅上這個小小的島子！廈門雖然靠近大陸，島子畢竟是島子，清軍不能水戰，他們過不了海。沒問題！」鄭芝莞一笑了之。他有閒工夫操心這些事，還不如去飲酒取樂哩。

「廈門雖是個小小的島子，它可是清軍的眼中釘啊！他們正千方百計地想把這個釘子拔掉！」

稍微瞭解一點形勢的人，這麼一點道理是應該懂得的。但鄭芝莞已成了酒精的俘虜，連這最起碼的常識他也無法理解。

清軍進攻廈門是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其實這次突然襲擊也是很不高明的，清軍總兵馬得功最先只派了幾十名騎兵作爲斥候登岸。可是這支斥候小分隊一登岸，廈門島上的軍民一見到清軍就嚇慌了手脚，四散逃跑。

清軍見到這種情況也大出意外，他們原以爲後續部隊一登岸準會有一場血戰。可是成百上千的鄭軍却被幾十騎清軍嚇破了膽，不戰而逃。

實在叫人太敗興了！

由此可以想像留守司令鄭芝莞對指揮軍隊是多麼的無能。

「甚麼！清軍突然登岸了?!」接到第一個報告，鄭芝莞根本就不相信這是真的。接著送來了第二個報告、第三個報告，鄭芝莞這才感到了問題的嚴重，大驚失色。

作爲一個留守司令，接到敵軍突然襲擊的確切報告，本來應當立即下達戰鬥命令，迎擊敵人。而鄭芝莞首先却說：「喂！快把金銀財寶歸攏到一起，裝到船上去！……準備船！我早就跟你們說過，要準備這樣的時刻，金銀財寶要放在能立即拿走的地方。」

他就這樣把廈門島上的金銀財寶迅速地裝上了船，甚麼戰鬥命令，他根本不放在心裏。

「快逃哇！」

「躲到山裏去！」

「滿洲韃子來啦！」

整個廈門島像沸油炸了鍋。若在良好的領導下，可以成爲一道防守的銅牆鐵壁；來個無能的頭頭，就變成了烏合之衆。現在的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國姓爺鄭成功的正室董夫人也留在廈門島上。當僕人來招呼她快逃時，她首先把鄭成功母親的牌位揣在懷裏，然後抱起兒子鄭經，朝海岸邊跑去。

廈門港有幾艘大船正在裝東西。逃難的老百姓一靠近，士兵就用棍棒把他們驅散。

「那是四鎮的船嗎？」董夫人指著那幾條船問道。

「是的。」僕人林禮回答說。

「我們乘那隻船吧！」董夫人叫林禮在前面領路，來到船前，大聲地喊道：「我是國姓爺夫人。讓我們上船吧！」

「這條船不成，上別的船吧。我們給您準備別的船。」過了好一會兒，船上才有人這麼答話。聽聲音，是四鎮的主將鄭芝莞。

「爲甚麼不能上這條船！」董夫人問道。

「這是兵船，要打仗，很危險。」鄭芝莞回答說。

「我是首領國姓爺的妻子，當然要上兵船。」

「不成，很危險。」鄭芝莞極力阻擾董夫人上船。如果讓董夫人上了船，對他就很不利。他是想把搬到船上來的金銀財寶統統佔爲己有。國姓爺夫人如果上了船，知道了船上裝載的東西，他就無法裝進自己的腰

包了。

「我知道危險。我願意冒一冒險。」董夫人態度堅決。她早就看透了叔父的心思。沒有理由不讓全軍統帥鄭成功的妻子登上兵船。

由於獲得了這樣意想不到的大勝利，連巡撫張學聖也從大陸來到了廈門島。不過，張學聖是個冷靜而現實的人物。他登上島上的五通山，朝四下裏一望，他搖搖了腦袋。

廈門是個絕海的孤島。

要守住這個孤島，沒有相當規模的大船隊是不可能的。清軍船隻少，海軍人才更少。

張學聖作爲這方面的負責人，他認爲背上這個島的包袱可受不了。佔領了廈門，應當說是個輝煌的戰果。可是要失掉它，就要被迫追究責任。所以還是不佔領它爲妙。

「這是個不好守的地方。待在這種地方，我們會喪失許多士兵。撤退吧！」張學聖這麼說後，集合軍隊返回了泉州。留在島上的僅有總兵馬得功的五百騎兵。他留下來是爲了奪取天下聞名的鄭家財寶。

不過，貴重的財寶都叫鄭芝莞運走了。馬得功拼命地搜羅那些來不及運走而留下來的財寶。

馬得功由於貪心而失去了撤退的時機。

正當他挨門挨戶搜尋財寶的時候，駐紮在附近揭陽地方的鄭鴻達率領船隊，返回到廈門。馬得功只注意了國姓爺，却忘掉了鄭鴻達。

馬得功跟大陸失去了聯繫，被困在廈門城中。

鄭鴻達包圍了廈門城。

這時，「廈門遭到襲擊」的緊急報告已送到南澳的鄭成功的手中，施琅、陳勳等部將已率領滿載兵員的船隊向廈門開來。

清將馬得功遭到了包圍，他企圖抓住鄭鴻達的弱點，以求得活命的機會。鄭鴻達在長江邊上當將領時，馬得功曾在他的下面當一名軍官。馬得功不僅和鄭鴻達熟識，對他的家屬也很瞭解。

鄭鴻達的家屬住在安平。

馬得功給鄭鴻達捎去一封密書說：

鴻達仁兄：據小弟瞭解，仁兄家屬已改名換姓，隱藏安平。小弟如在廈門島喪生，大陸清軍中小弟之同僚定將向當局告發仁兄之家屬。那時，仁兄之家屬必將全部斬首。如蒙在此放過小弟，小弟誓將保證仁兄全家之生命安全。乞請熟慮。……

性格直爽的鄭鴻達爲這件事大傷腦筋。他又犯了老毛病，胸口激烈地起伏著，喘著粗氣，抖動著威嚴的大鬍子，不知如何是好，連聲說道：「糟啦！糟啦！這該怎麼辦呀？啊呀！這一下可糟啦！」

「放掉像馬得功這樣個把軍官，對今後的戰局也不會有甚麼大的影響。他的作戰能力也沒有甚麼了不起。我在長江邊上用過他，他的那一點能耐我很清楚。」鄭鴻達在心裏爲自己這麼辯解，決定放馬得功活命。

這時施琅等鄭成功的部將已在廈門登陸，參加了對馬得功的包圍。鄭鴻達不能公開放走敵將。他給馬得功捎去一封回信說：「吾在東門外大營。因有昔日之交誼，何不正大光明來攻吾陣，決一勝負乎？」

這些都是示意的話。所謂「正大光明來攻吾陣」，那是暗示這樣的意思：鄭成功嫡系部隊已經登陸，已

經無法放你逃走，只能背着他們爲你進行活動，因此，希望你悄悄地到我這兒來。

馬得功領會了這樣的意思，深夜來到鄭鴻逵的營盤，在那裏躲藏了幾天。

一天鄭鴻逵準備了漁船，讓馬得功逃到了大陸。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但後來不知怎麼還是傳了出去。窩藏馬得功，爲他準備船隻，當然都要派人去做；這些人的口不可能永遠封住。

鄭成功於四月一日率主力從南澳回到了廈門，馬得功已經逃走了三天。

鄭成功懊惱異常，氣得簡直要發狂，心理狀態有點不正常。

「氣人是氣人，您還必須要想開一些。」統雲這麼勸解他說。

「我已經氣得快發瘋了，那裏還能想得開。」鄭成功的面頰不停地抽搐著。

「我平時經常跟您說，您要比任何人更像漢人。而現在您那生氣的樣子真有點兒像日本人。」

「生氣還分甚麼日本人漢人。唉！你說該怎麼辦呀？……」鄭成功胸口起伏，渾身都充滿了憤怒，但却一籌莫展。他緊咬著嘴唇，簡直要咬出血了。大顆的淚珠從眼裏撲簌簌地掉下來。

「您冷靜一點！」統雲說。

「你不用管我！我這眼淚是爲曾櫻而流的。」鄭成功的話聲被他的嗚咽堵塞了。

曾櫻是在這次馬得功襲擊廈門中自殺的。曾櫻並不是鄭氏集團中的嫡系人物。他是三十五年前——萬曆四十四年的進士，是明朝科班出身的高級官僚。在福王的南京政權中擔任過工部侍郎，在隆武帝的福州政權中兼任吏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隆武帝死後追隨鄭成功。由於年老，無法隨軍從征，留在廈門島。

清軍襲擊廈門時，曾櫻曾去過鄭成功家中，但未找到鄭成功的夫人董氏。前面說過，董氏硬上了鄭芝莞

的船，已經離開了廈門島，但他並不知道這些情況，他以為董氏他們被清軍捉去了。

鄭成功離開廈門島時曾拜託曾櫻說：「老曾，家裏的事就拜託您啦！內人有甚麼事，請您幫她們出個主意、想個辦法。」

鄭成功說這話是爲了照顧老人的面子。因爲對老人來說，最大的悲哀是被別人認爲自己老朽無用。

曾櫻認爲鄭成功把妻兒託付給了自己，而現在他們被清軍捉去了，這是自己沒有盡到責任。他在自己家裏懸樑自盡之前還說：「無顏見國姓爺！」

鄭成功聽到曾櫻自盡時的情況，放聲慟哭，以後每想起這件事就流淚不止。

「還有那……」鄭成功又咬緊嘴唇。

最高囊的是留守部隊司令鄭芝莞。他不但裝上自己的財產最先逃跑，還不讓鄭成功的妻兒上船。幸虧董氏不願鄭芝莞的反對，強迫上了船。要是留在廈門島上的話，後果真不堪設想。

鄭成功家裏被清軍搶去了黃金九十萬兩。統雲從琉球採購來的武器彈藥幸好放在鼓浪嶼。可是軍糧倉裏的糧食被清軍運走了十萬石。

不僅是鄭成功家如此。主要部將的家裏都遭到了洗劫。在這樣的時刻，鄭芝莞只考慮運走自己家裏的金銀財寶。儘管是堂叔，也絕不能寬恕。

另一個叔父鄭鴻逵又偷偷地放走了眼看就要就擒的馬得功。

鄭鴻逵也考慮到馬得功的事終久會洩露出去，他給鄭成功寫了一封信，把這一切都坦白交代了。

鄭鴻逵在信上爲自己辯解說：「馬得功知道我家屬隱藏的地方，以此相威脅，我出於無奈……」鄭成功

覺得這也不無道理，決定不追究這件事。但他跟左右的人說：「我不願見定國公的面。他來了我也不見。」所以鄭鴻遠連鄭成功的面也未見到。

鄭芝莞在清軍襲擊廈門期間跑到海上避難去了。鄭成功軍隊從南澳回來，清軍撤兵之後，他又恬不知恥地回到廈門島。

他也想到國姓爺發脾氣，但總覺得都是鄭家人，不會被處死，因此滿不在乎。

四月十日，鄭成功在廈門島上召開了軍法會議。

說是會議，實際上是鄭成功宣佈判決，部將們誰也不敢說話。鄭成功早已怒氣沖天，誰要出來說情，肯定會挨一頓斥責：「哼！你爲鄭芝莞求饒，是爲你今後臨陣脫逃找依據吧！」

「這兒有先帝賜的尙方寶劍。用這寶劍砍掉鄭芝莞的腦袋！」這就是鄭成功的判決。尙方寶劍是天子贈給他最信賴的人，委託他代替天子、伸張正義的證物。

「這，這太過分！太，太過分！」鄭芝莞聲嘶力竭地呼喊，但已不起作用。他被當場斬首，裝在船上的金銀財寶全部沒收歸公。

鄭芝莞的首級示衆三天，然後才准許安葬。另外還宣佈清軍進攻時失職的部將阮引、何德鞭笞五十。『閩海紀要』上記載說：「諸將股慄。」

鄭成功同時還向全軍通告說：本藩鐵面無情，爾等勳臣、鎮將，各宜努力。苟有怯敵不前者，本藩將以國法嚴懲，雖爲至親，亦不寬恕。

其實不用這個通告說明，處死鄭芝莞就等於向全軍表明首領的「鐵面無情」。

鄭成功來到曾櫻家，隆重叩唁了曾櫻的亡靈。

鄭鴻達爲了表示自己悔過，離開金門島，去了對岸的白沙，而且把自己指揮的軍兵全部交給了鄭成功。即使要造反，他手下已無一兵一卒。鄭鴻達這樣做，一方面是爲了解除鄭成功的懷疑，同時也是爲了消除他的怒氣。

讓清軍襲擊了廈門，對鄭成功來說，確實是失察。但在收拾局面時，鄭成功顯示的鐵面無情反而振奮了全軍的精神。文獻上記載說：鄭軍「兵勢復振」。

這時北京發生了一次政治事件：攝政王多爾袞已於去年死去，但傳聞他有造反嫌疑，因此多爾袞的官員都從宮廷中被裁撤出去。

皇太極死的時候，把年幼的順治帝託付給親弟弟多爾袞和堂弟濟爾哈朗。但實際上是多爾袞一個人以攝政王的身分，使清朝統治了全中國。濟爾哈朗雖比多爾袞年長，但多爾袞在世時，他幾乎沒有露過面。

多爾袞一死，鄭親王濟爾哈朗才活躍起來。他以揭發多爾袞有「造反嫌疑」來發洩他長年坐冷板凳的怨恨。多爾袞雖然已死，但依然剝奪了他生前的一切爵位和功勳。這顯然是對他的誣陷，直到一百三十年後的乾隆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七七八年才恢復了他的名譽。

宮廷裏的勢力雖然經過了這一番更換，但是清朝的基礎早已爲多爾袞牢固地奠定下來，所以政權並沒有發生危機。而且順治帝已經長大，可以親自執政了。

困守在南寧的永曆帝和佔據廈門的鄭成功不可能利用北京宮廷裏暫時發生的這次混亂。因爲北京的混亂沒有超出宮廷的範圍之外。